



DUZHE

读者

生活篇

送别月亮的倒影

《读者》杂志社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 DUZHE

读者

生活篇

送别月亮的倒影

《读者》杂志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2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送别月亮的倒影/《读者》杂志社编—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4.6

ISBN7-3226-7523-5

I.送…

II.读…

III.小说—散文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I5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2004)第003752号

出版:甘肃人民出版社(兰州市滨河东路296号)

发行:兰州市邮政局

印刷:兰州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13.5

字数:28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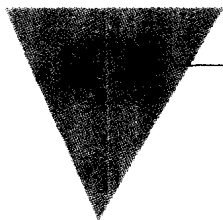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4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410册

ISBN7-3226-7523-5/I·273

定价:22.80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复活的玫瑰	小 羽/1
木 莲	汪雅云/6
为穷人领奖	张田勘/11
上帝的答复	刘燕敏/15
那些人所不知的生活	雪 梅/23
一个山村教师的欠债	谢胜瑜/26
细 节	潘 格/28
十六号同学	佚 名/31
轻点关门	石 文/37
爱心创造的奇迹	伊丽莎白·恩斯/39
窗口之光	邦达列夫/46
火车内外的风景	毕淑敏/50
鸟是树的花朵	吴 忌/54
世 界	铁 凝/58
一对月收入300元的夫妻	沈灵均/63
免费的阳光	罗 西/68



美丽的脆弱	肖复兴/70
蓝色的连衫裙	靳 希/73
爱的结晶	姚为民/76
金蔷薇	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/82
活着,其实有很多方式	王浩威/94
妙在其中	安田雅史/98
我钟爱的女人	欧文·坎弗尔德/101
父母留给我的遗产	新风霞/106
别委屈了“玫瑰”	邓 皓/109
领着自己回家	王宏甲/113
一颗善良的心	卡拉·瑞德/117
最靠得住的是你自己	韩小蕙/122
小丑的眼泪	约·马·齐默尔/126
红叶草	肖怀山/133
我念我兄	方北平/150
穿透心灵的歌声	唐 志/160
爱,有时不需太多语言	冰雪莲子/166
喷泉里的两枚硬币	乔伊斯·斯达克/170
生命的出口	林清玄/174
无花也浪漫	南希·肯尼迪/177
泪的重量	林 希/182
当爱成为习惯	丛中笑/189
黑木炭白衬衫	佚 名/191

目 录



过去的生活	王安忆/193
为了美的存在	伍恒山/196
一定是在咖啡馆	张立勤/199
记住《平安夜》	冯骥才/202
看自行车的女人	梁晓声/208
深夜搭便车的女人	约翰·西曼/215
管道	贝克·哈吉斯/219
第八颗薄荷籽	刘革连/225
一串水晶项链	吕新建/231
那年 那月 那狗	张 蕾/237
一壶救命水	杨 格/243
十朵小雏菊	伊 人/249
失而复得的项链	伍 泽/254
快乐生活的哲学	流 沙/257
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	杨国华/260
一句话的奇迹	周军宇/263
今天就是礼物	Alex/265
半枝铅笔的温暖	周华诚/267
四亿美元和一个灵魂	李家同/269
平安即福	肖复兴/275
拿出一万个小时来	吴淡如/279
普林斯顿的香蕉树	Shirilly/282
急需的幸福	李 平/286



背起父亲去看树	张枫霞/288
我喜欢你的原因	罗伯特伯·B·西奥迪尼/290
调侃吹捧	冯小刚/297
项 链	伊娃·卡希诺比什/301
蓝色萝卜	毕淑敏/307
心中有爱	杨国华/313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	刘 墉/315
请拉住我的手	叶广岑/322
贫穷的心	佚 名/326
一天之后,已成往事	张小娴/328
情是根	舒 乙/330
我骨子里永远是农民	王跃文/333
本是一颗不幸的黑痣	崔修建/337
你竟敢如此透明?	张 越/340
看见阳光就微笑	张丽钧/347
给自己的定价	林清玄/351
我在拉萨看阳光	唐 俑/354
照亮别人	佚 名/358
做一个受欢迎的客人	贝坞利·法利/360
他要一颗钮扣	施蛰存/365
做个信念赢家	安东尼·罗宾/372
幸福的篮子	尤·沃兹涅先斯卡娅/378
一个俄罗斯教师给小偷的留言	刘 刚/382

目 录



DU ZHE

过小百姓的生活	梁晓声 /384
尼泊尔的啤酒	吉田直哉 /390
门外观球	铁 凝 /394
行使拒绝权	毕淑敏 /399
奢侈品的不便	周国平 /405
掀起帷幔	戴维·兰勃纳 /407
天赐芳邻	玛·韦斯特 /411
爱的列车空亦满	潘人木 /416
花香四季	魏剑美 /418
结婚礼物	雅·哈谢克娃 /420



复活的玫瑰

◇/小 羽

每个真正了解巴黎的人都知道，那里最浪漫的地方是维克多大街靠近塞纳河的地方。维克多大街边有一些小店铺，其中有好几家花店，经营各种时令鲜花。因为这是一片受情侣青睐的浪漫天地，所以鲜花生意历来都好。

在此约会的巴黎恋人里，有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男女——托德和朱莉。他们都是外省青年，对生活充满热切的向往，为寻求发展来巴黎。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浪漫之都里，他们除了工作，还拥有各自的爱情。

在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托德和朱莉不约而同地来到塞纳河边，景物依旧，但爱已不复存在。身边到处是相拥而过的玫瑰男女，相形之下，他们显得格外形单影只。

两个原本不相识的男女在路边的咖啡吧前聊了起来。简单几句，就发觉原来都有相似的遭遇。

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认识了，又恰巧看见对街有一间店铺挂



着出租的招牌。灵机一动，他们商议着是不是一起盘下店来做生意——既然爱情没了，那就一门心思赚钱吧！

花店很快就开张了，托德和朱莉给小店起名叫“死玫瑰”。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名字，因为他们卖出的每一枝玫瑰都花朵枯干、花枝凋零，既看不出色彩，也没有生气。每天傍晚，他们就开始把刚从郊外运来的各种新鲜玫瑰进行特别的焙干处理，把它们都变成“死玫瑰”。这些“死玫瑰”，一旦摆上柜，价钱是新鲜玫瑰的十倍或更多。

起初周围的人们有点生气，这样一个花店开在这里，简直是大煞风景。大家都觉得托德和朱莉像两个傻瓜。

然而，几个月过去了，“死玫瑰”花店不仅没有关门，反而生意越做越火。于是，轮到托德和朱莉私下笑别人是傻瓜了。

日复一日，托德和朱莉把“死玫瑰”花店经营得越来越好，挣了不少的钱。作为合伙人，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。有时，因为生意的缘故，他俩中的一个偶尔外出，留守在店里的另一个，心里也会时不时地惦记对方。每月盘点之后，两人会一起去附近的酒吧，喝点酒、跳跳舞庆祝一下。

那样的时候和那样的感觉很温馨，甚至让人有些依恋。但他们从来不敢再进一步，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。除了生意，就是用非常不屑的口气嘲笑爱情。其实呢，他们只不过怕触疼心里某个伤口，于是索性把整个心冷却起来。

冬季的一天清晨，托德和朱莉接到一个电话。听口气，对方是个年轻小姐，她预订下一打价格昂贵的“死玫瑰”，并要求傍



晚时分送达。

那是郊外一幢农场的木工小屋，开门的小伙子听说原委，便急切地询问订花人的情况。

托德和朱莉并不奇怪，他们花店经常有一些不想被恋人纠缠的顾客，都是订送一束“死玫瑰”代替见面说分手。不过，眼前这个小木工却不同一般。翌日他竟然不甘心地追到花店，好像疑心店家和订花人有什么串通似的。

被逼烦了，托德和朱莉就反问起小木工的爱情经历。原来，他们是在春天认识的，小木工来巴黎为一家公司做装潢，结果和公司总裁的千金一见钟情。他们经常去维克多大街西边的河岸约会，因为体谅小木工的贫寒，富家女只要求恋人每次约会时送一朵最普通的玫瑰花。

这种连傻瓜都看得出不般配的爱情，他们却相互鼓励地坚持着，富家女甚至决定放弃一切与他结合。秋天的时候，小木工用所有积蓄开了自己的木工坊，把家也粉刷一新，就等着迎娶新娘子了。不料，那个一直信誓旦旦的富家女忽然就不再出现，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她切断了与恋人的所有联系，不知去向，一个理由都不说明。

托德和朱莉听了，就问：“你去过那女孩的家吗？”小木工点头说：“当然，人们只告诉说她不想见我，但我不信。”托德和朱莉差点笑出声——这个笨蛋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！

过了几天，花店又接到预订一打“死玫瑰”的电话，还是送给小木工的，不过对方要求附上一张写着“不要寻找我”的卡



片。

这一次，托德和朱莉注意到电话上显示的是一个来自瑞士的长途。收了线，托德和朱莉感慨了好一阵——不知那个笨蛋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！话虽这样说，但他们心里还是蛮同情的，甚至想到请小木工来花店工作，因为那时他们正想开一家分店。不过，要想让小木工日后安心经营“死玫瑰”，那么现在就得让他对爱“死心”。

经过商议，托德和朱莉拨通了那个瑞士长途：“小姐，我们很想帮您完成跟恋人彻底了断的心愿。现在，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理由……什么？什么？”

傍晚下起了大雪，托德和朱莉驱车来到郊外。看见他们手中的白色花盆，小木工连连摇头说：“不，我不要。”托德和朱莉问：“难道新鲜如玫瑰花一样的爱情给你的伤害还不够吗？”小木工沉吟片刻，幽幽地说：“爱情如玫瑰，确实刺伤了我。可是不能因为这样，就让开在心里的玫瑰死去。”

小木工的话让托德和朱莉不禁心中一愣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。他们肃然地冲小木工点点头，慢慢打开平时用来装“死玫瑰”的花盆，那里面竟然是一打鲜艳的长茎红玫瑰，还有一张飞机票。然后他们说：“那个爱你的女孩因为得知自己患了脑瘤，而且不久会导致失明，所以才不辞而别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个瑞士医院的地址。”

看着小木工激动万分的样子，托德和朱莉面面相觑。然后，不知是谁轻声问了一句：“难道，我们的心真的死了吗？”



大雪在天地间静静地飘落，其实有些问题已经不用回答了。他们站在风雪里，惊喜地看见对方冷漠的眼睛里逐渐泛出一些久违的期待和热情，犹如那些鲜艳的红玫瑰，在寒冷的冬天盛开。





木莲

◇/汪雅云

小时候，外婆隔壁邻居家有一株树，每年春天开出乳白色的有点像莲花的花朵，外婆说那叫木莲。拥有这棵木莲树的邻居家还住着一个女子，外婆说她也叫木莲。

木莲并不像她的名字或树上的花朵般妩媚动人，恰恰相反，在我印象中，她从来就是蓬头垢面，穿着破破烂烂大几号或小几号的衣服，常常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冲人傻笑。她皮肤很黑又很粗糙，所以看不出五官怎样，只是笑时牙齿被衬得很白。

外婆说木莲有“精神病”，对年幼的我来说，不管是“精神病”还是“神经病”都只对应着一个词——疯子。因此一度非常怕她，每次去外婆家都绕道而行，生怕她会突然跳出来掐死我。可是无论我怎样小心翼翼地躲着她，难免会有几次碰面。有一次过年，她家人带她来我外婆家拜年，她看见我似乎十分欢喜，一直想跟我说话，她好像很喜欢小孩子，只要看见有小孩路过门口就会很开心地笑着说：“小孩，吃糖吗？我给你糖吃！”哪怕是那



些顽皮的经常嘲笑她的小男孩经过时，她也会非常高兴地问他们吃不吃糖，虽然她从未真的拿出过糖。还有一次，她妹妹生了个儿子，她比她妹妹还得意，逢人就说，格外兴奋，即使她妹妹从来不准木莲碰她儿子。其实不只是她妹妹，几乎附近所有的母亲都不准自己的孩子接近木莲，我就亲眼见过有个男孩扔过一块饼干给木莲，结果被他妈妈扇了个耳光，哭哭啼啼地带走了，临走时他妈妈还恶狠狠地说：“以后不许来这个晦气的地方！”

后来我上学了，回外婆家的次数也减少了，但每次仍是能看见木莲傻笑着坐在路边的石阶上。一方面由于年纪长大了，一方面因为读书后渐渐明白不是所有“精神病”都是疯子，比方说木莲，用专业术语说叫“智障”，用通俗话说就是白痴。她不会跳起来掐死我的，所以也就慢慢不再怕她了，反而开始有点可怜她，因为她都是个大人了，却傻乎乎的。小男孩们笑话她时，她笑嘻嘻的；他们的家长给她白眼时，她笑嘻嘻的；没人理她时，她仍旧笑嘻嘻的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她也许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人。

木莲的家人对木莲很不好。她父亲是个木匠，干些制家具的活儿养家，看上去就很凶，不太说话，偶尔会呵斥那些小男孩，声音又粗又低，瞪眼骂人的样子很吓人。木莲很怕他，只有看见他时才不会笑。木莲的母亲是个罗嗦的老女人，总是跟我外婆说她多么命苦，生了个木莲这样的女儿，被她拖累一辈子等等，只有谈起小女儿，也就是木莲的妹妹时才稍有宽慰。而木莲的这个妹妹对木莲就更不好了，她很少回娘家，回来就把木莲当佣人一样使唤，但木莲一点也不介意，每次都乐呵呵地忙前忙后伺候妹



妹，仿佛那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

我曾问过外婆为什么木莲是傻子，天生的吗？外婆总是摇摇头说，造孽啊！造孽啊！却不说造什么孽。直到我上初中后才知道木莲笑脸背后的悲惨遭遇。

木莲小时候是有点天生的迟钝，但不是“智障”那种，只是比较老实木呐，反应不太灵活。那个时代，木匠这活儿还挺火，附近的人家都会找木莲的父亲做家具，她父亲一人忙不过来，就收了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做徒弟。那小伙子身强力壮，干活勤快，不久便得到了木莲家的信任，进出都当自己人似的。可是一天中午，小伙子来到木莲家，发现只有11岁的木莲一人在屋里做作业，于是他说：“小孩，你吃糖吗？听话我就给你精吃！”那种岁月里，糖果对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奢侈品，有着极大的诱惑，老实的木莲也不例外。就是在这种诱惑下，木莲被强奸了。

当然，她没有得到被许诺的糖果。

等木莲的家人回来发现后，小伙子早就跑得不知踪影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在小镇上出现过。木莲的父亲对此十分恼火，那个年代是非常忌讳这种丑事的，他觉得木莲让家里很丢脸，成为全镇的笑柄，自己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颜面可言，所以恼羞成怒，狠狠地揍了木莲一顿，一边骂她是“蠢猪”，一边用脚踹她肚子。等外婆及街坊们好不容易劝停时，发现木莲下身流了一地血，送到医院后，医生说，木莲子宫破了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她从此以后彻底傻了。

没有子宫的女人是生不了孩子的，不晓得喜欢小孩的木莲



知不知道，她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抱着自己的孩子了。

木莲开花了又谢，我的学业也一年比一年紧张。再去外婆家时才发现木莲不见了。问起木莲的母亲，那个老女人用一贯的腔调说：“唉，快别提了！那个傻子真是蠢呀！她妹妹难得带她去次庙会，她高兴得像丢了魂儿似的，都跟她说了庙会人多，叫她跟着妹妹走，结果还是被人拐走了。这个蠢猪，原来就是一骗就上钩，现在还是一样的蠢！”

“怎么不去找找呢？说不定她只是走丢了，还在那附近呢。”

“找她？算了吧！找回那个傻子干吗？我可指望她给我送终！唉，我命苦啊！为了这个傻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……”

我忽然觉得有点失落，忍不住习惯性地看看路边的石阶，以为还能看见木莲傻笑着露出一排白牙。

又是一年木莲花开的季节，我坐在外婆家的院子里，听见隔壁木莲家吵吵闹闹的，木莲母亲的大嗓门一直在嚷：“不可能！不可能的！”我很是好奇，难道木莲回来了？刚想去一看究竟，外婆叫住了我。

原来有人在离小镇不远的一个县城里看见了木莲。她是被人贩子卖到那里的，买主是个为弱智儿子买媳妇的老太婆，买回去后才发现木莲痴痴傻傻的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尤其是她没有生育能力。老太婆大呼上当，又找不到人贩子了，只好自认倒霉。为了不再增加自己的负担，就把木莲丢弃在城郊的公路边，刚巧小镇上有个司机开车经过时看见了木莲，回来后就向派出所报告了，警察便来通知木莲的家人，让他们去把她领回来。但木莲的